

“異聞”海內勤搜取 筆蘸“精忱”樹世型

——新刊晚明孤本擬話本小說《型世言》探討

霍 有 明

《型世言》是晚明杭州著名書坊崢霄館坊主陸雲龍刊刻的一部擬話本小說，在明代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乃至被今人譽為“三言”，“二拍”，“一型”。然而，數百年來，此書却一直失傳於國內，不僅明清有關文獻中告以闕如，而且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專家王古魯，孫楷第，鄭振鐸的研究著作和書目中也沒有著錄。唯一曾提到《型世言》之名的，是崢霄館刊本《皇明十六家小品》。書中有徵文啓事兩葉，稱“見惠瑤章，在杭付花市陸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復初寓”。其擬刻書目中提到：“刊《型世言二集》，徵海內異聞。”①王重民先生曾據此推測說：“所謂《型世言二集》者，後似刻為《二刻拍案驚奇》，余在巴黎曾見之。”但實際上，這部“《型世言》”之“《二集》”却最終并未刊行，而這部“《型世言》”之“《初集》”，却早已絕迹於國內，從而長期在明代擬話本小說研究領域中形成了團團疑霧。

本世紀三十年代末來，隨着《三刻拍案驚奇》殘本的首次發現，學術界圍繞《三刻拍案驚奇》（又名《幻影》）與“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展開了長期的討論。

孫楷第先生1931年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指出：“尚有《三刻拍案驚奇》一書，一名《型世奇觀》，共八卷三十回，題夢覺道人編輯，日本《舶載書目》著錄，自來未見傳本。去歲馬隅卿先生，於廠肆始收得一部。鄭振鐸氏所藏殘本《幻影》題‘夢覺道人（當脫一字）西湖浪子輯’者，即選此書第一至七回。（其書當不祇七回。）夢覺道人（按黃文暘《曲海目》清傳奇下有《鴛簪合》一種，注云：夢覺道人作，當是一人。）當是明末清初之人，三刻書成即在崇禎十六年。至西湖浪子之題，則顯然與《西湖佳話》等書題同，其為清人輯無疑。”②

鄭振鐸先生1934年在《中國文學論集》中將其所藏《幻影》殘本與馬廉所藏《三刻拍案驚奇》加以比較說：此書題夢覺道人，西湖居士（按：當為“西湖浪子”，此係誤記）同輯。夢覺道人與西湖居士皆未知其真實的姓名。馬隅卿先生所藏的一本，序末有“□□□未仲夏孤山夢覺道人漫書”云云。則此書之作當在崇禎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年）或崇禎癸未（公元一六四三年），或順治乙未（公元一六五五年）的三個未年中的一個。當不會作於辛未以前，也當不會作於乙未之後。馬隅卿先生在給我的信裏說起這事，他以為這個“未”，似當為“順治乙未”，就題名為《拍案驚奇三刻》的一點看來，他的意見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此書實名《幻影》，後乃改題《驚奇三刻》。且就序中：“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云云，似亦指其作於“崇禎癸未”（即崇禎十六年）為更妥當些。此書全目凡十卷，每卷四回，共四十回，惟今存者祇有八卷，第八卷還祇存上半卷，所以實際上是祇有三十回。這三十回是包括着三十篇話本。內容以勸戒之作為最多，充分的表示出“書生作小說”的不大自然的本韻來。③

又孫楷第先生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在“《幻影》”之下云：鄭

西諦藏此書殘存一至七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三十回足本，改題《三刻拍案驚奇》。……明無名氏撰。題“明夢覺道人西湖浪子同〔輯〕”（北京大學本題“夢覺道人編輯”），前載癸未年序，④無年號，疑即崇禎十六年。夢覺道人不知何人。黃文暘《曲海總目》有《鴛鴦簪》傳奇，撰者夢覺道人。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有《鴛鴦簪》，撰者王國柱。如是一本，則夢覺道人乃王國柱也。書名《三刻拍案驚奇》，實與凌〔濛初〕書無關。此本傳本甚少，唯日本享保十二年（吾國清雍正五年）⑤《舶載書目》曾著錄此書。

今按，隨着晚明孤本《型世言》的發現，兩相對照，即可知馬廉舊藏本《三刻拍案驚奇》與鄭振鐸舊藏本《幻影》皆出自《型世言》，均係依《型世言》重新排印而部分改動所成。據此，則可澄清如下一些問題：

1. 關於《型世言》的具體成書年代

筆者按，韓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今佚首冊，故無總序；鄭振鐸舊藏本《幻影》殘本凡七回，第一回殘缺前半，故亦無序；惟馬廉舊藏本《三刻拍案驚奇》前有“夢覺道人”之序，現遂錄於下：

余嘗讀未見書，遂拍案叫□□悟古今事迹，非奇則怪。□□□游天臺仙府，詣諸名勝，憑吊陳迹，愈覺山河變幻。今春卜室孤山之麓，時梅影橫瘦，竹陰展新，斜陽映水，峰際流雲。掩關無事，簡點廢帙，得一，二野史，煩倦之頃，偶抽閱之，多忠孝俠烈之事。間有貪淫奸宄數條，觀□□□蒙耻，敗露情狀，亦足發人深醒。總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認得真；貴賤，窮達，酒，色，財，氣之情景，須看得幻。當場熱哄，瞬息成虛，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為世人所喧傳，好事者之敷演。後世或因芳躅而敬之，或因丑戾而憤之，驚驚愕愕，□乎不奇乎？今特撮其最奇者數條授梓，非無謂也。

客有過而責余曰：“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何不畫一策以蘇溝壑，建一功以全覆軍，而徒譏諷於稗官野史，作不急之務耶？”予不覺嘆曰：“子非特不知余，并不知天下事者也！天下之亂，皆從貪生好利，背君親，負德義；所至變幻如此，焉有兵不誑於內，而刃不橫於外者乎？今人孰不以為師旅當息，凶荒宜拯，究不得一濟焉。悲夫！既無所濟，又何煩余之饒舌也？余策在以此救之，使人睹之，可以理順，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覺君父師友自有定分，富貴利達自有大義。今者叙說古人，雖屬影響，以之喻俗，實獲我心；孰謂無補於世哉！”時□□□未仲夏，孤山夢覺道人漫書。⑥

由於序尾“時□□□未仲夏”中三個關鍵字處今為空白，所以鄭振鐸先生指出：“此書之作當在崇禎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年）或崇禎癸未（公元一六四三年），或順治乙未（公元一六五五年）的三個未年中的一個。”馬廉先生根據《三刻拍案驚奇》之書名，斷為“順治乙未”（即公元一六五五年）；鄭振鐸先生則根據序中有“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之語，斷為“崇禎癸未”（即公元一六四三年），後人多從其說。今按，如前所述，崢嶸館刊本《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有徵文啓事，稱其擬刻書目中將“刊《型世言二集》，徵海內異聞”，而該書卷首則有何偉然，丁允和，陸雲龍崇禎壬申（公元一六三二年）之序。據此，則《型世言初集》必已在此前完成付梓，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部《型世言》，否則沒有為《型世言二集》徵求“異聞”之理。所以，這裏的“時□□□未仲夏”，應當為“時崇禎辛未（公元1631年）仲夏”，這便是《型世言》的具體成書年代。

2. 關於《三刻拍案驚奇》與《幻影》兩書何為早出之本

按照以上所引鄭振鐸先生的觀點，《幻影》與《三刻拍案驚奇》相比當為早出，“此書實名《幻影》，後乃改題《驚奇三刻》”。這一觀點，已為後來孫楷第，張榮起等學者所接受。

這裏，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幻影》與《三刻拍案驚奇》各自命名之所由。今按，《三刻拍案驚奇》其命名之所據，當出於“夢覺道人”之序：“余嘗讀未見書，遂拍案叫絕，囿悟古今事迹，非奇則怪”。“驚驚愕愕，囿乎不奇乎？今特撮其最奇者數條授梓，非無謂也”。而《幻影》之命名，也同樣出於“夢覺道人”之序：“詣諸名勝，憑吊陳迹，愈覺山河變幻”。“貴賤，窮達，酒，色，財，氣之情景，須看得幻。當場熱哄，瞬息成虛，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為世人所喧傳，好事者之敷演”。如無其它證據，僅憑此，似不能斷定《幻影》早于《驚奇三刻》。

筆者認為，《型世言》出，乃知此二書均係依其重新排印而成，但更換書名，刪去每回前後之序，評及回中眉批，且另撰回目，改動版心，情形就像今日所云“盜版書”，顯係圖利之書商所為。值得注意的是，《三刻拍案驚奇》一名“《型世奇觀”，與《型世言》之書名基本相同，可見此書之刊行距《型世言》之出版尚相去不遠。又名《三刻拍案驚奇》者，當為其時書商眼見凌濛初之“兩刻”《拍案驚奇》已名滿天下，故將《型世奇觀》又名為“《拍案驚奇三刻》”，希圖以此坐收“轟動效應”之利。

再看兩書的作者。先看《三刻拍案驚奇》，本書題為“夢覺道人編輯”，這與該書前“夢覺道人”序中“今特撮其最奇者數條授梓”的記載是一致的。而《幻影》每回之首都題為“明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⑧，不僅編輯者變為兩人，與原序不符，且編輯者之前特意標出“明”字，足見是後來書商之所為。兩相對照，似當以《三刻拍案驚奇》早出為是。

3. 關於《三刻拍案驚奇》編輯者的真實姓名

《三刻拍案驚奇》題為“夢覺道人編輯”，書前又有“夢覺道人”之序，而《型世言》我們則已知編著者為陸人龍，但書前之總序已經亡佚。那麼，這位“夢覺道人”是否即是陸人龍呢？這裏，我們不妨把《三刻拍案驚奇》前“夢覺道人”之序與《型世言》中陸人龍在若干回正文中之話語及陸雲龍在若干回正文前之小“序”和“題辭”略加比較。

按，“夢覺道人”序中指出：“詣諸名勝，憑吊古迹，愈覺山河變幻”。“……亦足發人深醒。總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認得真；貴賤，窮達，酒，色，財，氣之情景，須看得幻。當場熱哄，瞬息成虛，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為世人所喧傳”。“天下之亂，皆從貪生好利，背君親，負德義；所至變幻如此，焉有兵不誣於內，而刃不橫於外者乎？”“余策在以此救之，使人睹之，可以理順，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覺君父師友自有定分，富貴利達自有大義。今者叙說古人，雖屬影響，以之喻俗，實獲我心；孰謂無補於世哉！”

《型世言》中則有云：“世情變幻如雲亂，得失興亡何足嘆。……鬼蜮紛紛滿世路，相爭却似荷盤露。”（第三十二回陸人龍入話詩）“造化小兒，嘗把世間所有，顛弄世間，相爭相奪，逞智逞強，得的喜，失的憂，一生肺肝，弄得不寧。不知識者看來，一似一場影戲。”（同上回正文）“世上稱為纍的，是酒色財氣四字……致死致禍，特即拈出，以資世人警省。”（第二十九回正文）“豈不要銀子？雖是這樣說，畢竟得來要有道理，若是貪了錢財，不顧理義，祇圖自己富貴，不顧他人性命，謀財害命，事無不露，究竟破家亡身，一分不得。”（第二十三回正文）“窮相親，利見背，寧獨市井然哉！名之所在，不難殺同儕以邀之；勢之所宗，何惜傾知故以附之？……吾誰欺乎？倘亦難逃冰鏡耳，是宜輯之以作今日之影。”（同上回陸雲龍正文前

“題辭”)“天下事物，儘有可以無心得，不可有心求，自錢財至女色，房屋，官祿，無件不然。”(第十九回正文)“予嘗自笑有俠腸而無俠才，負俠氣而無俠資，觀此何人不可作俠哉？第恐一帶紗帽，便不爲濟人而爲迫人耳，固宜君翼(陸人龍字)之喜談而樂道之。”(同上回陸雲龍正文前小“序”)⑨

兩相對照，不僅寓意相同，甚至一些詞句也頗相似，故當出自一人之手。按，“夢覺道人”序中有云：“亦足發人深醒”，“酒，色，財，氣之情景，須看得幻”！“幻”“醒”而“夢覺”，此則正爲“夢覺道人”之所出也。更值得注意的是，“夢覺道人”序中說道：“當場熱哄，瞬息成虛，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爲世人所喧傳”。“今者叙說古人，雖屬影響，以之喻俗，實獲我心；孰謂無補於世哉！”《型世言》中陸雲龍則數在小序內評云：“固宜君翼之喜談而樂道之”，是宜(君翼)輯之以作今日之影。”言語中，不僅透露出陸人龍是《型世言》的創作編輯者，而且所述也與“夢覺道人”序中之旨趣相契合，足見陸人龍即是“夢覺道人”的真實姓名。

接下來，我們再考察一下“別本”《二刻拍案驚奇》的有關研究資料。

鄭振鐸先生1934年在《中國文學論集》中指出：“這部書世間流傳得絕少，我偶然的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見到了她，便覺得她很是可怪。這部書的序，乃是襲取了即空觀主人的《二刻拍案驚奇》的序的。然細審其內容，却并不就是《二刻拍案驚奇》。其中有一部分確是《二刻拍案驚奇》中的東西，例如，就今所能考知的而言，其第一卷至第十卷，便是從《二拍》的第六回至第十一回，又第十五回至第十八回來的。但自第十一卷以後的二十四卷(即第十二卷至第三十四卷)，其來歷却不甚可知。祇有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三等七卷，約略可知其便是夢覺道人，西湖居士的《幻影》中的七回。其餘的十四卷，因爲當時僅匆匆的翻檢一遍之故，其內容已不甚記憶得清楚，故并不能指出其來歷，將來有機會再細讀，或當可以多指出幾種出來的罷。但就此看來，已可知這部書并不是一部創作的平話集的本，而是和《覺世雅言》，《西湖拾遺》等書同類的雜湊各書而成的一部坊刻僞本。但這部書所包含的未知其來歷的十四種話本，却是很可寶貴的晚明的文學資料。僅這十餘種未知作者的話本已足以使這部書爲話本研究者所注意的了。”⑩

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劉修業女士1958年在《古典小說戲曲叢考》中記述和校考云：

書衣〔書名葉〕題《拍案驚奇二集》，左〔右上〕角題“即空觀主人編次”，右〔左下〕角題“本衙藏版”，并鈐〔“本衙藏版”篆書，白文，長方〕硃印一方。

卷端有崇禎壬申(五年，一六三二)即空觀主人小引，文與諸明本《二刻拍案〔驚奇〕小引》同，中間一段云“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篇，得四十種”。“四十種”此本改爲“卅四種”。“卅四”兩字，字體與全序刻迹大小不同，顯係剗改。序又云：“聊復綴爲四十則”，在此本“四十”二字，則鏟去未補。均是更改原序，以符此書的內容。

卷內書題前十卷作《二刻拍案驚奇》，自第十一卷以後，則作《綉像二刻拍案驚奇》；按其行款，卷一至卷十，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卷十一以後，半頁九行，行亦二十字，又顯係由兩版拼湊而成。前有圖十七葉，頗精。每圖繪一故事。但全書共三十四卷，插圖祇爲故事之半數，且前三圖繪像題辭均與故事無關。如第一圖題辭云：“爲思佳偶情如火，索盡枯腸夜不眠；自古姻緣皆分定，紅絲豈是有心牽。丑臉如何騙美妻，作成表弟得便宜。”應爲《錢秀才錯占鳳凰儂》的題辭，校以《今古奇觀》中圖正相同。第二圖題辭：

“凡事公道而行，自然身生羽翼”；“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第三圖題辭：“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鴛鴦錯配本前緣”。則又似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之插圖。由此觀之，此書插圖亦係拼湊而成，則是書實盡拼湊之大觀。

第一卷至第十卷，不但內容與凌輯《二刻拍案驚奇》相同，其行款亦與明尚友堂刊本相同。第十一卷以後，行款既異，書題下又多著評校人姓名，或題“虎丘寡情人”，或題“潁水赤愁人評”，每篇末均有署名兩侯者之批語，當為另是一書無疑。鄭振鐸先生已指出這二十四個故事之內，有七個出自夢覺道人，西湖居士〔西湖浪子〕合輯的《幻影》（亦名《拍案驚奇三刻》），我因此持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三十回本《幻影》（即馬隅卿藏本）相校，不但行款正相同，其故事相同的，實不僅七種，乃至十五，十六種之多。則第十一卷以後，又是用《幻影》舊版無疑。於是這部所謂《拍案驚奇二集》的來歷，完全明白了。羽〔雨〕侯是陸雲龍的字，則《幻影》的編輯刊刻，至少應與陸雲龍有關。^⑪

除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外，現僅知日本大分縣佐伯市佐伯文庫還藏有“別本”《二刻拍案驚奇》，且與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不盡相同，甚為珍貴，至今尚未公開面世，故筆者在此略多加介紹。

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兩位先生1979年在《佐伯文庫現存古書分類目錄》中著錄云：“《（二刻）拍案驚奇》（帶圖本）三十四卷〔明馮夢龍〕編 清初刊 三十四卷本初見。但有版木混雜及補刻現象。如一部分版木為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道，無界，一部分則為九行，二十字，有界。卷二的第五，六頁等補刻現象顯而易見。卷十一第一頁殘存原刻者‘尚友堂’之名。”^⑫

大塚秀高先生1987年在《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對佐伯“別本”《二刻拍案驚奇》評析說：“與北京圖書館本《幻影》異版。卷11（《幻影》第3回）第22頁以下等板木係新改作。卷十以前出自《二刻拍案驚奇》的部分也同樣。卷12第1頁亦有‘尚友堂’之名。此外，卷28第1頁內還可見一‘尚’字。沒有《初刻》的內容。佐伯文庫本與巴黎國家圖書館本當屬同版，但後者中好色的描寫和詩句則被大幅刪除，缺頁也很多。”^⑬

近承蒙大塚秀高先生來函賜教，并惠寄其大作《從〈二刻〉到〈三刻〉（補）》^⑭，使筆者受益匪淺，并得以從中略窺佐伯“別本”《二刻拍案驚奇》的面貌。在此文中，大塚秀高先生曾將佐伯“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一中“無界本”第十七，十八頁與燕山版《三刻拍案驚奇》第十三回中的相關部分加以比較。按，《三刻拍案驚奇》除馬廉，鄭振鐸舊藏本外，後又有北京市文物局所藏本，殘存二十一回，今有北京燕山出版社整理本，由宋惕冰，趙珩，海波點校整理。在這裏，筆者便將這段比較文字引錄如下，原文無標點，一仍其舊：

《三刻拍案驚奇》第十三回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一

本府刑廳確審解報這刑廳姓扶他道這廉憲好多

事他已招了水潑頭去自然沒處尋他家里殺
自然没人見取來一問也祇原招道
手刃出自簡勝口供無人往來則吐之那魁
榮顯者正自殺之證也雖委頭于水茫然無

事凶首已自招成怎麼還要審問祇得又將一
千人犯提到理刑小簡免不得又是一番夾打
招道是醉後噴他妝奩薄他出言相罵一時怒
起殺的頭是□實撒于水中醉後不記的是何

迹豈得爲轉脫之地乎

解去石廉使又不釋然道捶楚之下要使沒有含冤的才好若使枉問生者抱屈那死的也難不曾雪終是生死皆恨了這事我親審且暫寄監他親自沐浴焚香到城隍廟去燒香又投一疏道

僕以上命秉憲一省神以聖恩血食一方理冤雪屈途有隔於幽明心無分於顯晦倘使柏氏負冤簡勝抱枉因僕之罪亦神之羞唯示響邇以昭誣枉

石廉使燒了投詞晚間坐在公堂夢見一個麥字醒來道字有兩個人字想是兩個人殺的反復解不出心生一計調審這起事人說石廉使親提這起都來看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等不得的人都散了石廉使又逐個問簡勝道是冤枉實是在丈人家吃酒并不曾殺妻又叫發財恐嚇他都一樣□□石廉使叫兩個皂隸上前秘密分付道看外邊有□□拿來皂隸趕出去見一個小廝一把捉了便去□□石廉使問他你甚人家在此窺伺小廝驚得半日做不得聲停一會道徐家石廉使問道家主叫甚名字小廝道徐銘石廉使把筆在紙上寫是雙立人一個夕字有些疑心道你家主與哪一個是親友小廝道是柏老爹外甥石廉使想道莫非原與柏茂女有奸怪他嫁殺的叫放去這起犯人另日審外邊都哄然笑道好個石老爺也不曾斷得甚無頭事過了一日又叫兩個皂隸你密訪徐銘的緊鄰與我悄地拿來兩個果然做打聽親事的到徐家門前去問他左鄰賣鞋的謝東山折巾的一個高東坡又哄他出門道石老爺請你兩個死掙皂隸如何肯放到司石廉使悄悄叫謝東山道徐銘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麼謝東山道小的不知石廉使道他那日賊曾甚事道沒甚事石廉使道想來想了一會道三月他家曾死了一個奶子石廉使道誰人殞殮打抬道件作盧麟石

廉使即分付登時叫件作盧麟即刻赴司候檢柏氏

處那刑廳依詞具了招詳到司說道

簡勝以妝奩之薄而詬其妻柏氏以悍潑之言而觸其怒憑醉魔之威以揮白刃假咬龍之窟以奔綠鬢雖難以問諸水濱實莫逃于憲網殺人者死一抵何辜

石廉使又駁下來道

勝既以詬誶而殺妻何鄰里不聞其醜開奔首而醉不知其處何以能□室而號於鄰事屬矜疑罪難懸斷俟本司按臨之日親審府縣將這案依舊閣起原來當初按察司到秋冬之間各府俱要巡到考察官吏申刑獄乃是太祖的舊制且說徐銘把愛姐藏於花園書房中朝歡暮樂他妻子七病八痛也不管他閑事祇是記掛着官司審的不知如何自己心虛不敢去看却令一個心腹小廝到官看審回來說與徐銘審了幾次祇是坐定簡勝償命徐銘一發放心娘子原是外路人也沒人尋問祇是徐豹忽染重病睜開眼就見王奶子來討命過不得幾日竟被他活活拉死

地下新添凶惡鬼 眼前活見報冤魂

一日聽得石廉使案臨臨江審事就叫小廝前去打聽這峽江縣乃新添的縣分就離府不遠小廝到了察院恰好點到簡勝這起小廝跟定藍氏隨牌而進石廉使審事之間祇見這小廝但是官問話就上前聽官說話犯人答話就下去聽他口詞便叫拿過那小廝來小廝戰戰兢兢的跪在當面問道你是誰家的小廝答道是柏家的外甥徐家的又問柏茂柏茂道是小的外甥徐銘家的又問外甥可在這裏柏茂說在家里不曾來石公就動疑道豈有母舅有事外甥安坐不來却叫小廝來竊聽中有隱情又問外甥住在那里有多少房屋柏茂道住居頗寬就在簡勝對門又問兩鄰柏氏死的那日徐銘家可有甚事情兩鄰道那日晚間徐家擡進棺木說是死了一個奶子

由這段原文比較可以看出，別本《二刻拍案驚奇》與《三刻拍案驚奇》在某些情節和具體描寫

上頗有出入，顯非同一版本，這一點應當引起注意。

按，明中期以後，隨着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市民階層的膨脹，在東南大城市中出現了一批以贏利為目的，專門從事出版業的書坊。其中，較著名的則有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世德堂，尚友堂，富春堂及崢霄館等。以蘇州安少雲經營的尚友堂而論，明崇禎元年（1628）刊行有（初刻）《拍案驚奇》，明崇禎五年壬申（1632）則刊行有《二刻拍案驚奇》。可以推論，刊行“別本”《二刻拍案驚奇》的書商將《二刻》中之十回與《型世言》中二十四回合為一書，冠以《拍案驚奇二集》之名重新出版，其目的正在於牟取暴利。而這種做法，決不會是當時聞名江南的書坊“尚友堂”所為。至於日本“別本”《二刻拍案驚奇》第十一卷第一頁，第十二卷第一頁，第二十八卷第一頁上出現“尚友堂”或“尚”的字樣，不過是書商欺人耳目的一種做法而已，恰如將書前“即空觀主人”序中“鈔撮成篇，得四十種”之“四十”剝補為“卅四”一樣。但是，日本“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後二十四卷書口上發現有“尚友堂”字樣，而巴黎“別本”則鄭振鐸先生和劉修業女士的研究文章中均未見著錄，且書中文字和詩句有大量刪削，說明佐伯本和巴黎本非出自同一書商之手，非同時加以印製。因此，有關這兩種“別本”《二刻拍案驚奇》之版本，內容異同等情況，尚有待於今後研究者進一步加以考察。

二

近年來，隨着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明刊本《崢霄館評定通俗演義型世言》的公之於世，中，日，韓三國學者對中國晚明擬話本小說的研究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

韓國學者朴在淵先生1992年撰文指出：奎章閣是朝鮮第二十二代國王正祖（1776—1800）於1776年創建的藏書閣。據《正祖實錄》，至1781年，奎章閣已收藏了圖書三萬多冊。其中，韓國版圖書有一萬多冊，中國版圖書有二萬多冊。這些中國版圖書，主要是在明，清兩代時朝鮮使臣受王命到燕京書肆所購入的。奎章閣陸續搜集的書籍，自朝鮮王朝至今天，收藏的典籍已增加到一萬九千多種，七萬三千多冊，裏面小說類有一百多種。其中包括世界上僅存的孤本萬卷樓版《包孝肅公神斷百家公案演義》及《崢霄館評定通俗演義型世言》。¹⁵

按《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集部·小說類》著錄，《型世言》今存十一冊，無總序，目錄，插圖，僅存四十回正文。陳慶浩先生考證說，原書當為十一冊，首冊為總序，總目和四十頁八十幅插圖，另十冊為正文，每一卷四回訂為一冊。首冊已佚失，僅存正文。今本十一冊乃為後人改裝，非原書舊貌。¹⁶又據朴在淵先生介紹說：該書正文半葉為九行，行二十字，書的尺寸則為25×16.2公分，版心題《型世言》，有李氏朝鮮“帝室圖書之章”。每回卷首都有“翠娛閣主人”的小序，文中有眉批，回末皆有雨侯的評語。

那麼，這部《型世言》究竟是明代末期還是清代初期傳入朝鮮的呢？筆者認為，通過這部《型世言》本身所透露的信息即可得知。據中華書局整理本《型世言》第17回《逃陰山運智南還 破石城抒忠靖賊》入話云：

故即如近年五路喪師，人都說是□□□□①（本段中注①和注②係整理者所注）人馬驍勁，喪我的將帥，屠我士卒；後來遼廣陷沒，人都說是□□□□②奸謀詭計，陷我城池。不知若能經撫和衷，文武效力，朝中與闕外同心應手，如古時卒知將意，將知帥意，謀有成局，而後出師，那得到這喪師失地的田地？

筆者按，在這段入話中，有兩處文字已殘失，但并非是年代久遠而不可辨，中華書局整理本《型世言》在此頁下加脚注云：“①② 原本被墨塗去。”那麼，這兩處被墨塗抹的地方原文是什麼呢？我們先來考察一下文中“近年五路喪師”和“遼廣陷沒”的史實。按，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兵二萬，朝鮮兵二萬，兵分四路與清軍交戰，結果清努爾哈赤率八旗兵六萬，采取各個擊破的戰略，先集中攻擊明軍的主力西路軍，統率西路軍的總兵官明將杜松有勇無謀，中箭身亡，六萬明軍全軍覆沒。緊接着，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戰敗身亡，東路總兵官劉綎亦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衆降清。明天啓二年（1622年），清努爾哈赤率兵來攻，遼東統帥袁應泰與清軍接戰，結果七萬兵大潰，清兵取得軍事要塞遼陽。接下來，王化貞領兵十四萬出戰，結果又一戰即潰，清兵乘勝攻占堅城廣寧。明乎此，我們便不難得知第一處被塗黑的地方原文當是“努爾哈赤”。其被塗去的原因，自然是該書流傳者入清之後怕犯諱惹禍之所爲。但是，在中華書局整理本的這段入話中，一處被塗去的文字標爲“□□□□”，另一處則是“□□□”，這又當如何作解呢？按，陳慶浩先生校點，中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中國話本大系·型世言》中此處爲：“後來遼廣陷沒，人都說是孫得功〔二〕奸謀詭計，陷我城池。”其下注云：“孫得功——被墨筆塗成黑丁。”這應是陳慶浩先生推測而言，其準確性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清初，文網編織尚不十分嚴密，至康乾兩朝文字獄纔逐步升級，殺戒大開，凡屬涉嫌犯諱之書，或者毀棄滅迹，或者查禁，或者刪削。至此，士子百姓對自己收藏書籍的自我“檢查”和“處理”纔日見嚴格。這說明，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型世言》傳入朝鮮應當是在入清以後，但時間亦不應晚於康熙後期。

在中華書局整理本《型世言》第九回題目上方，印有“崢霄館評定《型世言》卷之三廉集”字樣。筆者認爲，這種以內容分集編撰的方法，是《型世言》的一個重要特點，並且可能對樂善齋朝譯本產生了影響。

從《型世言》卷三“廉集”來看，其中第九至第十二回都與“廉”字有關。如第九回《避豪惡儒夫遠竄 感夢兆孝子逢親》中云：“到上司議賑濟，也祇當賑濟官吏，何曾得到平人？百姓不得不避貪就廉。”第十回《烈婦忍死殉夫 賢媼割愛成女》中入話詩云：“廉耻日頹喪，舉世修妖淫。朱粉以自好，靡麗竟相尋。”第十二回《寶釵歸仕女 奇藥起忠臣》中則稱贊李祭酒之廉說：“李祭酒一到任，便振作起來，凡一應央分上，討差，免歷，與要考試作前列的，一概不行，道：‘國學是天下的標準，須要風習恬雅，不得寡廉鮮耻。’”又如第十一回《毀新詩少年矢志 訴舊恨淫女還鄉》中陸雲龍“叙”道：“然有終，則偶此不廉之女；中弃，則有薄幸之譏，何以作一時堅忍哉？”再從《型世言》其它卷來看，雖然卷首沒有像卷三那樣以標題分集，但同樣具有這一特點，如卷一的四回均爲歌頌忠孝節烈，卷六的四回則爲稱贊明謀善斷，卷九的四回是記述奇人異事，卷十的四回乃渲染精異靈怪。因此，這樣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即除第三卷外，原來其它卷首也都曾經以“集”分類，但後來由于某種原因而未印出。據朴在淵先生介紹，今韓國樂善齋文庫（朝鮮王妃圖書館，現由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保管）尚存有朝譯本《型世言》殘本四卷。這四卷的內容是以“類”來編排，如“卷之三”爲“義士類”，計收有《陸仲含傳》，《李懋先傳》，《姚居仁傳》，《王冕傳》，《林森甫傳》；“卷之四”亦爲“義士類”，收有《耿垣傳》，《沈實傳》，《秦鳳儀傳》；“卷之五”分爲“悖行傳”及“義女類”，前者收有《石璞傳》，《朱凱傳》，後者收有《王翠翹傳》，《王季蘭傳》；“卷之六”爲“名將類”，收有《沈希儀傳》，《項蓋臣傳》。這種分“類”來編排的方法，與《型世言》的編撰方法頗爲相似，極有可能是受到了《型世言》的影響。

《型世言》的插圖也頗有自己的特點。按，一般明代小說的插圖，如凌濛初之《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插圖內文字說明即是本回之題目，如《二刻拍案驚奇》第一回《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其兩幅插圖係依題目而繪，故文字說明也相同，一幅插圖僅有一句文字說明。而《型世言》的插圖則不相同，從該書現存的十七回三十四幅插圖來看，內容均係采自本回中的詩歌，且是偶句，故每幅插圖的文字說明也是偶句。如書中第二十四回的兩幅插圖，一幅題為：“兵符出帷幄，狂賊失同心。”對勘該回中詩歌，則為：“滅寇計須深，軍中計斷金。兵符出帷幄，狂賊失同心。”另一幅題為：“杯酒伏干戈，弦歌有網羅。”對勘該回中詩歌，則為：“杯酒伏干戈，弦歌有網羅。英雄竟何在，熱血灑青莎。”按，《型世言》插圖今佚二十六回計五十二幅，筆者試在此根據對這二十六回中詩歌之分析，臚列出這五十二幅插圖的文字說明，從而考察這些插圖的具體內容：

- | | |
|-------|--|
| 第一回 | “紅顏嗟薄命，白髮泣孤征。”
“已拼如石礪貞節，一任狂風擁巨濤。” |
| 第六回 | “池開雙菡萏，波泛兩鴛鴦。”
“夢斷青雲迷去路，空餘紅袖泣旻天。” |
| 第七回 | “紅顏命薄如鵝翼，一任東風上下飄。”
“已將飄泊似虛舟，誰料相逢意氣投。” |
| 第九回 | “鱗吏威如虎，生民那得留？”
“矢志尋喬木，含悲別老萱。” |
| 第十一回 | “深心憐隻鳳，寸緘託雙鳧。”
“今日相逢白司馬，重抱琵琶訴昔時。” |
| 第十三回 | “巧計深千丈，雙龍入網羅。”
“恩情深棗蓀，血泪落荆花。” |
| 第十四回 | “相見無言慘且傷，青衣作使泪成行。”
“誰知更有堪憐者，灑泣長街懷故鄉。” |
| 第十五回 | “懷有紅顏手有錢，呼盧得雉散如烟。”
“劍挺青萍意氣豪，紛紛鬼膽落兒曹。” |
| 第十六回 | “要令衰微門，重振當年武。”
“堂前松柏欣同茂，階下芳蘭喜並芳。” |
| 第十七回 | “山險向人歛，深松暗路歧。”
“滅賊全憑膽，忠君豈惜身。” |
| 第十八回 | “謾有口碑傳德政，誰將大藥駐循良。”
“八叉誰似温郎捷，擲地還成金石音。” |
| 第十九回 | “恨隨流水流難盡，拼把朱顏逐綠波。”
“門關金鎖鎖，簾卷玉鈎鈎。” |
| 第二十回 | “臨歧一諾重千金，肯眷紅顏負寸心？”
“作客共天涯，相逢醉小齋。” |
| 第二十三回 | “夙昔盟言誓漆膠，誰知冤血濺蓬蒿。”
“怪來頭白遼東豕，也作飛熊入夢中。” |

- 第二十五回 “驚是魚龍滿江水，誰知人類有豺狼。”
“鸞和幸得聯佳配，題起慈烏欲斷腸。”
- 第二十六回 “雲髻半鬢慵自整，王孫芳草繫深思。”
“柳姬依舊歸韓子，叱利應羞錯用心。”
- 第二十七回 “浪思赤繩繫，竟落青絲網。”
“弈人還自弈，愚人祇自愚。”
- 第二十八回 “堪笑痴儒浪乞恩，暗中網罟落奸髡。”
“羞是書生無將略，和戎却自倩蛾眉。”
- 第三十三回 “白首信難偕，傷心泪滿懷。”
“高張雉網待冥鴻，豈料翩翩入彀中。”
- 第三十四回 “却笑庸僧耽腐鼠，橫爭蟻穴故紛紛。”
“笑人空作鴻冥慕，知在蓬萊第幾峰。”
- 第三十五回 “游魂渺何許，清夜泣蒿萊。”
“擬將片石除凶暴，少泄當年繫頸悲。”
- 第三十六回 “誰料傍觀饒冷眼，不教抱璞泣荆人。”
“中天喜見來明鑿，理直須知久自彰。”
- 第三十七回 “從今明月夜，兩地共淒淒。”
“一點殘燈相照處，分明美玉倚蒹葭。”
- 第三十八回 “嬌姿神女不爭多，恍疑身作襄王夢。”
“紅顏無死法，寸草著奇功。”
- 第三十九回 “誰知一戰功難奏，敗北幾同垓下災。”
“寄語妖蛟莫相攫，試看剖腹笑貪淫。”
- 第四十回 “從今頓作看花想，春日天街快着鞭。”
“疑是西池老王母，乘風飛落白雲中。”

當然，這些插圖的文字說明僅屬揣測，其準確性有多少尚待將來新資料的發現。

為加強對《型世言》的研究，目前已出版有多種《型世言》的排印本。如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排印本，中華書局1993年7月排印本。韓國江原大學也於1993年7月出版了排印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數種排印本中，覃君點校的中華書局本質量較高，是當今研究者研究《型世言》的通行本，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吳小如先生即曾撰文指出：

在這個排印本的封底有一小段宣傳文字，其中有云：“中華書局精心組織整理出版，準確反映全書風貌。”校點者亦自稱：對此書“作了精心的點校整理。”但我們披閱之下，却不禁感慨萬千，故撰此小文，略陳管見，讀者鑒之。這部《型世言》有一特色。全書四十回，每一回正文前均有短序一篇（或曰“叙”，或曰“題詞”，或曰“小引”），實為其它話本集如《三言》，《二拍》等書所無。影印本所錄序文，大體用手寫體刻版，除兩回用隸字書寫外，以行草或大草書寫者竟有19回之多，與用楷書書寫者各占其半。我們把排印本與影印本逐回校閱，僅序文一項，其訛誤之多已不勝枚舉。故“精心整理”，“準確反映”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而致誤之由，則十之七八由於不識草書，十之二三由於不諳文義。

今試舉一二篇序文比勘之，即可窺其一斑以知全豹矣。如第9回序文，我們據影印本錄出并試加標點如下：“忱不動金石，忱不精；思不通鬼神，思不深。忱精思深，鬼神作使。夢亦吾神，迫為破昧；戀亦吾神，自為聯聚。不爾，一膝下境若山河者多矣。然遐荒而合之，膝下而離之，若人何心，真不堪與王君作奴，真不得藉此作爐錘也。”而排印本的錯誤，不得不分別列出：一、“使”，誤作“吏”；二、“戀”，誤作“無”（蓋誤識為“無”之繁體）；三、“膝”字並不漫漶，祇緣不識，故兩處均作□（下與此同）；四、“遐荒”誤作“口芬”；五、“合”誤作“食”；六、“離”誤作“獻”；七、“爐錘”作“爐口”。短短不足百字之文，除標點可商榷者不計外，僅誤字缺字即達七八處之多。如此“整理”，真令人太遺憾了。再如第17回序文，原書題為“引”，我們亦據影印本錄出并試加標點：“男兒不死成大功，非如俗言‘大難後當有大福’。祇是動心忍性，識透膽雄，置身生死之外。故白刃交前而不驚，浮議交撓而不動。豈若王昭遠孺子，以鐵如意指揮三軍，自比武侯，竟作亡虜哉！雖然，襄毅知獻，文端知人，不然一本兵撓之，一紉綺佐之，其不壞國事幾希矣。”排印本的錯誤在於：一、“故白刃交前”句，“白”字誤作“也”，導致斷句有誤；二、兩“交”字（下文有“交撓而不動”）均誤作“戈”，致文義不可通；三、“議”誤作“儀”，“浮儀”為不詞；四、“端”誤作“璋”；五、“兵”誤作“真”；六、“佐”誤作“位”；七、“壞”字原刻作草書繁體，排印本以□當之，蓋不識也。其錯誤與前引第9回數量相等。

⑰

此外，筆者在正文中亦發現一些校注方面的問題。如第四回中云：“就是縣裏送個貞節牌扁”，依照本書的“點校說明”，則當改“扁”為“匾”，出校加以說明。本回後面即又有兩處作“匾”字。第八回中云：“燕王爺聽了大怒，道：‘這厮們妄自矜誇，推碎了！’祇見帳前力士飛也似來，纔推得一下”。依下文，此處之“推”當改為“樵”字。第九回中云：“有那輕簿的道：‘這莫不是你父親？’”此處之“簿”當改為“薄”字。本回後面有多處則作“薄”字。第十二回中云：“本年洪熙爺宴駕”，“宴”當改為“晏”字。第十四回中云：“祇數言道破脫公情事，孟端詢人杰”，“詢”當改為“洵”字。第一回中云：“其女發教坊司，二十年毀刑壁面，終為處女。”據本書“點校說明”：底本中存有“相當一部分的同音假借字，體現了原作的文字風貌，今不作改動”。然“刑”字雖可與“形”相通，却並不屬於這種情況，故北大本《三刻》中已逕改為“形”。又本回中還有一處云：“有二女之烈，又顯得尚書之忠有以刑家”。此處之“刑”字，雖亦可與“型”通，但本回末“雨侯曰”中則已有“以為世型也”之語，故當改“刑”為“型”。第二十七回中有云：“照本譽錄”，“譽”則為“膳”字之誤。第二十三回中有云：“縣裏有個朱正，家事頗頗過得”，據本回後面“小弟不才，家中頗自過得”之句，“頗頗”當改為“頗自”。第三十三回中云：“不若你另嫁一個，一來你得吃碗飽飯，我母子僅可支持半年。”此處之“僅”字當為“又”字之誤。第三十四回中云：“曾有一頭陀見了，一看，道：‘好具仙骨，莫教蹉壞了’”。此“蹉”字後面當脫一“跏”字。第三十六回中云：“張三想道：‘換得，又多兩兩，可以翻籌。’”據上文，此處之“兩兩”當為“五兩”之誤。北大本《三刻》中該回亦沿此誤。第三十七回前“小引”中云：“又妾婦而鬚眉，變亦何必侍天！”此處之“侍”字，則為“待”字之誤，致使上下文意不通。又本回正文中云：“況且青頭白臉一個後生走出來，如今做了個了人”，“了”字應為“女”字之誤。北大本《三刻》中則為“如今做了個人”，點校者張榮起先生在此出校道：疑“人”字上原誤脫“女”字。本回正文中還有一處

云：“牝牡林淆於賢路，晦昧中於士心。”此處“林”字則當係衍字。除校注外，筆者在標點方面也發現一些問題。如第一回末“雨侯曰”：“革除之際，方侍講經文而迂疏無當，齊尚書，黃少卿緯武而速畔寡謀，適足發成祖之蟄，高飛帝畿。齊，黃，成祖之功臣，建文君之罪首也。”本書中則標點為：“……齊尚書，黃少卿緯武而速畔寡謀，適足發成祖之蟄，高飛帝畿，齊，黃成祖之功臣，建文君之罪首也。”致使文意不够順暢。第十三回中有云：又是姚居仁道：“我代還！”夏學道：“這等，兄兌一兌出，省得掛欠。”姚居仁道：“怎麼這樣慌？五日內我還便罷了。”本書中則標點為：又是姚居仁道：“我代還！夏學這等，兄兌一兌出，省得掛欠。”姚居仁道……。由於本書中“夏學”後脫一“道”字^⑩，未能校補出，致使標點得上下文意不通。又如第三十九回中有云：“鶴慶府有一寺，每年要出金塗佛的臉，若不，便有風雹傷損人田地”。本書中則標點為：“……若不便，有風雹傷損人田地”。亦係誤點。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儘管目前《型世言》已出版有多種版本，但筆者仍期望能有一種參取諸本之長，點校質量更精審的版本面世。

三

《型世言》一書，全面而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社會現實，細緻而生動地勾畫出社會各色人等，從而與《三言》，《二拍》一起成為明代藝術畫廊中的說部珍品。

按“即空觀主人”作序有云：《拍案驚奇》係“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凡耳目之前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總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云爾”。而陸人龍創作擬話本《型世言》，同樣是廣徵“海內異聞”，不僅“簡點廢帙”，並且從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搜取了大量的創作素材。據中華書局本《型世言》“附錄”指出，現研究者已考出《型世言》中二十六回故事的來源。如書中第八回《矢智終成智 盟忠自得忠》，內敘程濟輔佐建文帝披荊出逃事，《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一《程濟傳》內容則與此略同。又如書中第六回《完令節冰心獨抱 全姑丑冷韻千秋》，內演貞女節婦唐貴梅事迹，楊慎的《昇庵全集》卷十一則有傳，李贄《焚書》卷五轉引。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亦記其事。《明史》卷三〇一有傳。筆者認為，其餘十四回故事的來源雖有待於進一步考證，但其中可能相當一部分是作者直接採自於生活中的“異聞”奇事。

明嘉靖，萬曆以來，封建倫理道德的神聖光環失去了靈光，程朱理學的莊嚴旗幟被塗抹得污穢不堪。以李贄為首的一批思想家標舉性靈，肯定人的情欲，從而掀起了一股個性解放的思潮。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的出現，王學左派的興起，在掃蕩迂腐的程朱理學，衝擊傳統的封建禮教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身為恪守固有傳統的封建士子，《型世言》的作者陸人龍雖竭力要為封建社會嘗試“補天”，却又不可能找到一種新的理論武器，因而祇能乞靈于舊的思想武庫，搬出忠孝節義等道德武器來進行宣教和勸戒，以此為世人樹立典型。這一主旨，可說貫穿於《型世言》全書當中。如第一回《烈士不背君 貞女不辱父》中歌頌鐵尚書之為忠臣，鐵氏二女之為烈女，高秀才之為義士，“固宜合紀之以為世型也”！第三回《悍婦計去孀姑 孝子生還老母》中敘述周于倫之行孝而以妻換母歸，“完天倫於委蛇，真可樹型當世”。第六回《完令節冰心獨抱 全姑丑冷韻千秋》中褒揚唐貴梅之“孝烈”，“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型吾知其不復重見於梅月之下也！”第十三回《擊豪強徒報師恩 代成獄弟脫兄難》中標舉姚居仁，姚利仁兄弟二人友愛之舉，“泣樹有田真，讓肥有趙禮。先哲典型存，

歷歷可比數。”第二十七回《貪花郎彙及慈親 利財奴禍貽至戚》中譴責陳我閑尋花問柳，錢公布設局詐人，“醒貪夫之誤人子弟，瞎漢之自誤其子弟者，此型謂作愚蒙之教師也可”。為挽救江河日下的澆薄世風，陸人龍極力宣揚正統的程朱理學，強調正心誠意，以“精忱”來格除種種外來物欲和情欲。而他在小說中塑造人物形象時，也同樣筆蘸“精忱”來樹立“世型”，這使得他筆下的忠臣，孝子，節婦，義夫等人物形象，不少給人以一種蒼白，陳舊的感覺，某些雖然“神乎其神”，却依然使人覺得似乎祇是某種觀念的演繹者，缺乏新的氣息。如書中第四回《寸心遠格神明 片肝頓蘇祖母》，寫浙江十四歲女子陳妙珍割股剖肝以愈祖母之疾，居然能夠“精忱神鬼通”，治好祖母的病！這種愚昧，野蠻的孝行宣傳，使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都大打了折扣。

但是，今天看來，陸人龍在《型世言》中宣教和勸戒時的許多議論見解也並非全無可取。如第十五回《靈臺山老僕守義 合溪縣敗子回頭》中稱贊義僕沈實時有云：“如今人鄙薄人，便罵道‘奴才’，不知忘恩負義，貪利無耻，冠蓋中偏有人奴。抱赤披忱，傾心戮力，人奴中也多豪杰。人說他是奴，不過道他不知書，不曉道理，那道理何嘗定在書上？信心而行，偏有利不移，害不奪的光景。”又如第二十一回《匪頭計占紅顏 發棺立蘇呆婿》中推崇石廉使用心研求，神明辦案時有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未作官時，須辦有匡濟之心，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一做官時，更當盡展經綸之手。即如管撫字，須要興利除害，為百姓圖生計，不要尸位素餐；管錢穀，須要搜奸剔弊，為國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剝衆；管刑罰，須要洗冤雪枉，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然葫蘆。這方不負讀書，不負為官。若是戴了一頂紗帽，或是作下司憑吏書，作上司憑府縣，一味准詞狀，追紙贖，收禮物，豈不負了幼學壯行的心？”筆者按，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第三十一卷《行孝子到底不簡尸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中寫孝子王名世之孝行，此係發生在明萬曆年間的真實事情，任可受和張鳳翼皆有傳傳世，《明書》卷一三六以及《明史》卷二九七也有傳。在《型世言》中，陸人龍於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國法》中亦演此事。兩相對照，則可看出陸人龍的思想見解要高出凌濛初一頭。按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所記云：王名世的父親被族人王俊毆打致死，王名世因未有子嗣接續香火，所以隱忍不發。五年後，王名世有了兒子，便殺死王俊，然後去官府自首。官府有心開脫王名世，提出開棺驗尸，若證實其父確係遭王俊毆打而死，王俊被殺罪有應得，王名世便可開脫干係。王名世情願以自己性命相抵，堅決不同意開棺驗尸，竟觸階身亡。他妻子早知丈夫有以死報仇之心，表示“君能為孝子，妾亦能為節婦”，立志絕食而死。這件事暴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罪惡，作者在小說中却大加贊揚“孝子節婦，出於一家，真可敬也”。“遠近聞之，人人稱嘆”，并在結尾詩中謂“似此孝與烈，堪為薄俗箴”，說明他寫這篇小說旨在宣揚王名世夫妻的孝節來整肅風俗，挽救人心。而在《型世言》中，陸人龍在故事結尾却將其改寫成“他妻子也守節，策勵孤子成名”。這一改寫，並不是偶然的。考《型世言》第十回《烈婦忍死殉夫 賢媼割愛成女》中“入話”內作者有云：“婦人稱賢哲的有數種。若在處變的，祇有兩種：一種是節婦，或是夫亡子幼，或是無子，或是家貧，他始終一心，歷青年皓首不變，如金石之堅；一種是烈婦，當夫之亡，便不欲獨生，慷慨捐軀，不受遏抑，如火焰之烈。如今人都道慷慨易，從容難，不知有節婦的肝腸，自做得烈婦的事業；有烈婦的意氣，畢竟做得節婦的堅貞。”作者在第十回結束時亦云：“如此烈婦，心如鐵石，即使守，豈為飢寒所奪，情欲所牽，有不終者乎？吾謂節婦不必以死堅節，而其能死者，必其能守者也！”可以看出，作者雖稱頌婦女“守節”但不贊賞其“殉節”，這在當時來說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至於陸人龍用手中之筆來揭露，抨擊明中期來的黑暗現實時，由於他對社會黑暗有着深刻的瞭解，從而則使得《型世言》中許多篇章呈現出精彩的描繪。如第二十九回《妙智淫色殺身徐行貪財受報》中，徐州同的公子與本地一個禮房吏勾結在一起，要藉機敲詐鎮國寺和尚妙智，法明的五百兩銀子。徐州同知後却說：“怎不着人來通知我？可得千金。輕放了！輕放了！”及至聽說連五百兩也弄不到時，責怪兒子：“你不老到！你不老到！”又安慰說：“不妨，有我在”。遂指使囚犯誣攀和尚是強盜，逮進牢獄，要一千兩銀子。由於妙智，法明最後祇出到七百兩，不肯再出，便用匣床活活悶死了兩個和尚，還逼得另一個小和尚圓靜自縊。又如第三十二回《三狷空作寄郵 一鼎終歸故主》中，寫王司房爲了給稅府陳增公公送壽禮，要買孫監生的龍紋鼎。因要價高而未買得，王即銜恨在心，說：“他這等撇古，我偏要他的。”打聽得孫家開典鋪，便利用兩個小內相作靠山，故意栽贓陷害，逼得孫監生不僅白白地送來了龍紋鼎，還外添了許多金銀。作者在主觀上雖然是通過這兩個故事，進行他的“以資世人警省”的宣教，警誡世人勿近酒色財氣以喪身，勿積聚古玩以取禍，但在客觀上却使讀者窺見到當時貪官污吏追逐銅臭，枉法害民的卑污靈魂，對當時官場的黑暗和腐敗有了更形象的了解。這正是《型世言》在今天的思想價值及認識價值。

《型世言》在藝術創造上也自有特色。一部《型世言》中，作者刻劃，描寫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尤引起讀者注目的則是那些地痞流氓的形象。在這些人物形象中，有賣富差的里胥，有招權納賄的門子，有說東道西的幫閑無賴，有趨炎附勢，驟貴易妻的相士，有吃酒撒潑，欺善怕惡，走空騙人的光棍，有淫污婦女，詐人錢財的和尚，有串通他人敲詐生徒的坐館先生。作者對他筆下這些人物的生活非常熟悉，對他們的語言和心態也十分瞭解，因此刻劃描摹起來極爲得心應手，生動傳神。如書中第九回《避豪惡懦夫遠竄 感夢兆孝子逢親》內寫的里胥崔科（催科），簡直就是一個稱霸鄉裏，魚肉百姓的里蠹！他假藉名義，隨意加派錢糧差役，催要時，到一家吃一家，“略一違拗，便頻差撥將來”。村民王喜“祇因少留了他一遭酒，被他撥得一個不停脚”，無法種地，竟至麥米無收。聽說官府要賑濟，有人勸他請崔科吃一頓，好造入賑濟名冊。王去請，崔竟不來：“今日某人請我吃飯，某人請我吃酒，明日也是有人下定的，沒工夫。”王祇得把妻子身上的布衫當得五十個錢送去，“一連走了七八個空往回”，纔見到了崔。王遞上錢去說：“要請你老人家去吃杯酒，你老人家沒工夫。如今折五十個錢，你老人家買斤肉吃吧。”崔科是如何回答的呢？請看書中的描寫：“那崔科笑了笑道：“王大，我若與你造入賑濟冊，就是次貧，也該領三錢銀子，加三也該九分。這幾個錢，叫老子買了肉沒酒，買了酒沒肉，當得甚來？好歹再拿五十錢來，我與你開做次貧吧！”王喜祇好又把妻子的裙子當了五十錢送去。然而最終名字仍未造冊，王喜氣憤不過與崔科去論理，惹惱了崔科，那崔科一跳八丈高，道：“我叫你不死在咱手裏不是人，明日就把好差事奉承你。”王喜被逼不過，祇有逃避他鄉了。作者的描寫重點本不在崔科，是由此引起下文孝子尋親的故事，但通過崔、王之間來往的不長描述，就把一個爲非作歹，無法無天的里蠹形象表現了出來。如果說，這崔科還祇是個在村巷裏催糧派差的小跑腿，頭上沒有多少光圈，祇能欺壓棄金坡的窮苦農民；那麼，書中第三十回《張繼良巧撰篆 曾司訓計完璧》內所寫的無錫縣門子張繼良，則憑着“在官面前說得話，降得是非”，弄權納賄，攬事作弊，以至於知縣老爺也竟成了他手中的傀儡，“闔縣都叫他做張知縣”。後來，他又改名換姓，混入陳代巡府中，盜了關防，保住了張知縣的官職。這下他連張知縣都不放在眼里，膽子更大，手段更狠，被人稱作“拆屋斧子”，“殺人劊子”，後來竟一紙揭狀，告掉了知縣的烏紗帽！作者對這個形象的刻劃，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血肉

豐滿，真實可信。它使讀者知道，在明末那個時代裏，衙門裏除了官虎吏狼之外，還有這麼一類喝血吸髓的鬼蜮存在，吏治焉能够不腐敗！此外，如貴即易妻的相士胡似莊，專一行騙詐人的光棍張青，貌似忠厚而設局坑人的座師錢流，翻雲覆雨的幫閑水心月，市井反覆的無賴張老三，作者雖然把他們作為自己理想人物的反襯，充當進行訓誡的反面教員，甚且如陸雲龍在書中第九回“眉批”中所云：“安得此夜叉，將世上不義如崔科，反覆如張三，薄情如莊經歷者盡挖其心肝而食之。”但由於作者對現實生活體驗的深入和觀察的細微，這些形象大多寫得真實而生動，給人以鮮活的印象。它無疑使明末文學畫廊中的人物形象更為豐富，使明末文學所展示的世情風貌更為多彩。

在藝術結構上，《型世言》同樣能採取巧合誤會，設置懸念，前後呼應以及改變敘述角度，倒叙插叙等手法來增加故事的戲劇性和情節的複雜性，從而使得許多作品富於吸引力。如第二十五回《凶徒失妻失財 善士得婦得貨》中寫奸狡之徒朱安國趁海嘯發大水時撈取浮財，將一女子用篙擲入水中，不想這女子却僥幸未死，恰巧又是他原聘未娶之妻，從而生發出後面一係列故事。又如第三回《悍婦計去孀姑 孝子生還老母》中，先是由周于倫閑談中對其妻說起他走四鄉闖街坊，生意頗是做得，由此為後面他在桐鄉賣衣服時居然在一村坊與被賣母親偶過埋下伏筆。《型世言》作者創造人物語言的功夫也極強，官有官話，吏有吏語，痞有痞詞，民有民言，許多人物對話聲口畢肖，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傳神作用。《型世言》無愧為一部晚明優秀擬話本小說而與“三言”，“二拍”並列，豐富了這一時期的文學畫廊！

注：

- ① 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4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② 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二號。1931年
- ③ 見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第636頁，開明書店1934年版。
- ④ 按，該序中云：“時□□□未仲夏，孤山夢覺道人漫書”。“未”字前三字殘失，故此係誤記。
- ⑤ 按，日本《舶載書目》實為享保十一年（雍正四年）著錄，此記有誤。見日本大塚秀高先生文《從〈二刻〉到〈三刻〉》，臺北《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1988年6月出版。
- ⑥ 轉引自張榮起整理《三刻拍案驚奇》之《附錄》，第35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 ⑦ 此序中所補殘缺之字，依張榮起整理《三刻拍案驚奇》，見該書第353頁。
- ⑧ 見鄭振鐸《痴癡集》第649頁，生活書店1934年版。轉引自張榮起整理《三刻拍案驚奇》第356頁。
- ⑨ 此處所引《型世言》中之言語，均根據覃君點校《型世言》，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⑩ 見開明書店1934年版第639-640頁。有論者已指出：此處文中所記之“西湖居士”，當亦係“西湖浪子”的誤記。文中所記數字亦有誤：如文中所說的“(即第十二至第三十四卷)”，應作“(即第十一卷至第三十四卷)；所說“其餘的十四卷”及“未知其來歷的十四種話本”，兩句中的“十四”，均應作“十七。”見張榮起整理《三刻拍案驚奇》第359頁。
- ⑪ 參劉修業女士《古典小說戲曲叢考》第48-51頁，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張榮起先生指出：此處文中所記原書情況有誤字，今謹依《古典小說戲曲叢考》中所附原書照片及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等加以校訂，其校字另加“[]”號附于原誤字之後。又，北大所藏《三刻拍案驚奇》，原書第一冊首目錄葉，著此書總目共三十回，但原書正文第十三回，第十四回，第十五回缺失，故僅實存正文二十七回，非“二十九種”。

- ⑫ 見1979年日本佐伯市教育委員會《佐伯藩政史料目錄》。轉引自日本大塚秀高先生《從〈二刻〉到〈三刻〉》一文，出處同上⑤。
- ⑬ 見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第21-22頁，日本汲古書院1987年版。
- ⑭ 見《中國小說研究動態》第二號，1988年10月日本汲古書院發行。
- ⑮ 朴在淵：《韓國所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見中國《文學遺產》雜誌1993年第3期。
- ⑯ 陳慶浩：《型世言·導言》，見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影印本《型世言》，1992年11月。
- ⑰ 見《文匯報》94.1吳小如，陳曦鐘《整理古籍宜先識字》一文，轉引自《文藝報》1994.6.4第7版。
- ⑱ 此係與北大本《三刻》參校而補出。